



今日之戰

The Fight of the Day

Carl Henry 著 陳綸峰 譯

使徒保羅恐怕我們在守望時沈睡，經常提醒我們必須儆醒備戰，面臨關鍵時刻，要奮起抵抗。黑夜將過，白晝即臨，神再來時救恩臨到我們身上日近。因此，我們要棄絕黑暗的行為，武裝迎戰；要克制自己，全然屬於基督。(參羅十三11-14)

筆者剛到日本一個小鎮的第一晚，並不意識身處地震帶，但當晚發生的微震使我恍然大悟。雖然只是輕微震動，但卻提醒我不能將一切視為當然。使徒這番話有如警鐘，喚醒我們認真看待靈界的真實性，不致沈迷於罪惡的世界。

使徒的提醒，讓筆者看見要留意的三方面：首先，美國文化已是夕陽西下；第二，基督徒則是旭日東升；第三，我們是身負使命的戰士。

一、夕陽西下的美國文化

保羅在羅馬書開宗明義指出，叛逆的外邦人惹動神的忿怒，一連三次寫出神的嚴厲作為——「**神任憑他們逞著心裡的情慾行污穢的事**」(一24)；「**神任憑他們放縱可羞恥的情慾**」(一26)；「**神就任憑他們存邪僻的心**」(一28)。

解經家發現其中的進程，就是：慾望→情欲→思想。世界越深陷罪中，神的審判就越臨近。羅馬書第一章結束時，警告那些既昧著良心犯罪，又鼓勵別人一同犯罪的人，必在末日被神判以死刑。(一32)

筆者實為美國痛心，美國的文化已如夕陽西沈！雖然，筆者並不同意美國是世界邪惡中心的論調，但美國的確已遠離了當年建國的崇高信念。要將所犯的罪行列出，筆者實心有不忍，但美國卻顯然越來越違背傳統價值。然而，仍要感恩的是其中仍有為數不少的基督徒。平心而論，美國已在走下坡了。試想，每年有上百萬的胎兒被殺害，

家庭破裂，250萬人酗酒、吸毒(在所有工業化的國家中，美國的毒品問題最嚴重)，公然接受違反自然的性行為(單是華盛頓的巴迪摩爾區Baltimore，同性戀者估計就有25萬之多)，愛滋病發者已達2萬5千人，超過半數患者已經死亡，據報導受病毒感染者已達1,000萬人。

目前來勢洶洶的是要對「好生活」重新定義。新定義不單曲解了何為「好」，也曲解了「生活」——凡能滿足人的自私與慾望就是「好」，那怕是犧牲了別人。在這個充滿罪惡、無恥的世界裡，性的放縱就是「好」，妒嫉和偷盜就是「好」，暴力和恐怖也是「好」。

猶有過之，與此「好」有密切關聯的乃是所謂「生命」，聖經所論及的生命——屬靈生命、道德生命、永恆生命等——已經被賤化為禽獸的生命了。

保羅說：「所以，神任憑他們逞著心裡的情慾行污穢的事，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體。他們將神的真實變為虛謊，去敬拜事奉受造之物，不敬奉那造物之主。主乃是可稱頌的，直到永遠。阿們！因此，神任憑他們放縱可羞恥的情慾。」(羅一24-26)

西方社會正面臨一場文化的大變易，許多邪惡的次文化已經顯現，難以啟齒的話已成日常用語，下流無恥的言語也透過媒體廣泛流行。社會的敗壞逐漸表面化，遺憾的是國家領袖竟無動於中；美國惹神的忿怒即將惡貫滿盈。

震動西奈山和加略山的神，今日必要震動我們，祂已發出最後通牒：「不單要震動地，還要震動天。」(來十二26下)希伯來書的作者說「這再一次的話，是指明被震動的，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，使那不被震動的常存。」(十二27)彼得也已警告，末日必在世界沈睡之際臨到。世界也許以為「萬物與起初創造的時候仍是一樣」(彼後三4)，但彼得強調主的日子必然來到，地和其上之物都要燒盡。(彼後三10)

末日臨到的時候，你在何處呢？是否受困於所多瑪？在這敗壞文化的暮色中，你在何處？是否像當年的羅得，仍然眷戀所多瑪這罪惡之城？保羅呼籲說：「醒來吧！醒來吧！」美國文化正日漸西沉！

二、旭日東昇的基督徒

保羅的呼籲非常確切，他呼籲基督徒快快醒來；不過，他的呼籲乃基於即臨的日出，而非末日。因為神的國度快要完全臨到，他呼籲基督徒「武裝自己，跟隨基督，準備迎戰」。

面對急劇轉變的文化，基督徒有當盡的責任，神並沒有叫我們建

造方舟，或遷往高處躲避狂濤。美國若仍有希望，那希望必定來自基督徒信仰的宣告和落實。

初期教會的信徒深知爭戰必然激烈，他們清楚曉得世俗的邪惡與可怕，但世界同時也是急需福音之地。保羅說：「那時，你們在其中行事為人，隨從今世的風俗，順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，就是現今在悖逆之子心中運行的邪靈。我們從前也都在他們中間，放縱肉體的私慾，隨著肉體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為可怒之子，和別人一樣。」(弗二2-3)

千萬別忘記，我們也是從敗壞中被拯救出來！筆者在所著作的《一個神學家的自白》(*Confessions of a Theologian*)一書中論及兩件事：首先，基督從舊世界裡拯救了我們這些後來成為神學家、牧師、執事的人；其次，基督將我們聯同妓女、癮君子及同性戀等蒙恩得救的人，一同遷入永恆的新世界去。復活的基督正忙於這些遷移的工作，你可曾被祂遷移離開舊生命，進入了神聖的事工？究竟你讓基督提升了多少？

遠離罪惡是一回事，委身侍奉基督則是另一回事。保羅勉勵基督徒「將那些暗昧可恥的事棄絕了，不行詭詐，不謬講神的道理，只將真理表明出來，好在神面前把自己薦與各人的良心」(林後四)。神要你在心思和意念上都全然屬祂。保羅寫給歌羅西教會的書信所強調的就是「基督在你裡面」。基督是否與你同行、同思、同擁抱人生呢？

在抗衡文化的時代中，有一年青人逐家叩門問道：「耶穌基督是否住在這裡？」主婦驚愕的回答：「我的丈夫是教會執事。」青年人重複：「耶穌基督是否住在這裡？」基督徒要如東昇的旭日，要「全然屬於基督」！

三、我們是身負使命的戰士

敬虔生活固然重要，但基督徒的責任卻遠超於這些；若僅是拒絕色情，反對墮胎，遠離毒品，對基督徒而言，是不足夠的。

你可曾警覺我們所面對的文化挑戰嗎？也許你已被時代的劣質文化弄得筋疲力盡了！

你可知道如何武裝自己，參與「今日之戰」嗎？

你是否準備好，投身「今日之戰」的善惡之爭？

你是否準備好，投身「今日之戰」贏回人的思想？

你是否準備好，投身「今日之戰」奪回人的心意？

你是否準備好，投身「今日之戰」展現基督徒思想？

你是否準備好，投身「今日之戰」反擊世俗呢？

世人的墮落程度有深淺之別，信徒委身基督亦然。神按著罪人的叛逆審判他們，也賜福給靈性復甦的人。當古羅馬淪陷時，勇敢迎向未來的乃是敬畏神的基督徒；中古教會對聖經真理妥協時，為當時世界帶來祝福的乃是宗教改革者；啟蒙運動掀起反對聖經之際，福音派運動使英國免蹈法國大革命之後塵。今日我們迎戰世俗人文主義，結果將如何？我們正處於世紀交接之際，迎接新時代、新命運的重要時刻，究竟我們會為今人及後人留下怎麼樣的屬靈基業呢？

基督教若在本質上與世界沒有差別，就毫無可取；我們若無法在這個世界裡工作、見證及搶救靈魂，那就失去了光、鹽及酵的功能。基督徒的使命乃是我們勇敢地站在社會最前線參與關懷、教育、傳播、政治、立法、文學及藝術、勞工與經濟，以及文化範疇中的所有活動。我們不能只滿足於基督教次文化的參與，我們要參與基督教抗衡文化的活動，藉著出版關於神與基督信仰的作品，帶動思想和行動，來抗衡世俗的影響。基督教需要反擊以營造新氣象，一種能夠貫穿並滲透大眾的反擊行動。基督徒的使命是要站穩神的立場，挑戰世上的統治者，向宇宙的主宰交賬，挑戰世俗的聖哲來認識真智慧，挑戰新聞從業員來認識真正偉大的事。我們必須全力以赴，為神奪回祂的世界；因為基督對迷失的世人如此說：「我創造了你，我為你捨命，我救贖了你。」

以上的論述，對崇尚自由的文藝與科學的世界有何意義？對媒體有何意義？對政治領域有何作用？對自由、公義、人權的辯論又有何影響？

我們並沒有全部的答案，但我們有絕對的真理，我們因此而遠超世上所有的相對主義者。所以，我們都應當認清各自的崗位，好好在世界上使用神所賜的才幹，投身「今日之戰」，為主宣揚真理和公義。一般人都陷於哲學體系的殘軀裡，只依賴人的良心、社會的實用性、美感的滿足以及大多數贊同等原則，卻不依賴神的真理。若你仍然心持兩意徘徊於真神與屬世之間，當聆聽保羅的呼聲。

美國文化已如夕陽西下，基督徒卻如旭日東昇。我們都是身負神聖使命的戰士。你是否已經回應，並且勇敢地委身於這保羅稱為「今日之戰」的戰役中？

（本文為 *The Twilight of A Great Civilization* 的第四章。原刊《大使命雙月刊》2005年12月號）